

女娲民间信仰的世俗化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马计斌,常玉荣,何石妹

(河北工程大学,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创造世界、孕育人类,是一副大神的气派,而在后世民间信仰中,女娲信仰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演变过程。通过形象的人格化塑造、功能的多功利性诉求和情感的伦理化投射,女娲走下了神坛,走进了信仰者的世俗生活,这种演变过程较为典型地表现了民间信仰的世俗性特征。同时,女娲在民间的这种存在方式最终决定了女娲文化信仰现存状态和未来演化的流向,这对于民间女娲文化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女娲信仰;民间信仰;世俗化;演变

[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0)04-0001-03

女娲作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远古神祇,至今仍然不断被人们言说着,有关她的神话传说几乎达到人人尽知的程度。对于其神力的崇信,使得女娲在民间信仰中长期占有较为尊崇的地位,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更是深入人心,形成独特的女娲信仰系统。女娲民间信仰的繁盛成为学界重要的关注领域。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背景的转变,从“造人”“补天”神话中走出的大母神女娲,逐渐融入到充满民间烟火气息的世俗生活之中,历经了一个由原始崇拜到民间信仰的世俗化转变过程。在民间信仰的演绎下,女娲信仰从形象塑造、功能诉求到情感投射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注定了当世的民间女娲信仰从本质上与先民的女娲崇拜有别于先民的女娲崇拜。

一、形象:人格化演绎

在先民的神话中,女娲是作为从大母神^[1]的形象被塑造的,神话讲述着力凸显的是女娲的神格特征。女娲首先是人类的创造者,人们熟知的“抟土造人”的神话记载于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缠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貴賢知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绳人也。”在更早的文献中,还有女娲化生人类和宇宙的记载,《淮南子·说林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娲之所以七十化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女娲不仅是人类的创造者,还是万物的创造者。“七十变”是在“化万物”,“化”,按袁珂的解释就是“孕育”、“化生”的意思。

女娲的大母神身份在先民的神话讲述中虽然模糊,但却是神圣的。神话对于先民的意义也不同于现代人,对其而言,犹如列维·布留尔所说的,“神话则是原始民族的圣经故事。”^{[2](P437)}神话对于先民的意义等同于圣经对于基督徒的意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虔诚信仰,对神话的绝对崇信,不断强化着女娲大母神形象。在先民看来,女娲作为大神,是无条件存在的,是先于世界万物存在的。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享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也正因为女娲的尊崇的大母神身份,民间对其信仰至今不衰,更有繁盛之势。但是民间信仰不同于先民的女娲崇拜,在世俗民众的心目中,女娲的神格逐渐淡化,人格特征愈加显著,远离神秘而至高无上的大神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位美丽可爱、情感细腻丰富的人间

女子。

在女娲信仰浓厚的地区涉县,流传着女娲埋绣鞋占地的传说:中皇山相传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女娲在中皇山补天之后,受到玉皇大帝的封赏,被封为娲皇圣母。女娲很是感动,决定重回人间,保护苍生,延续种族。可是回到中皇山时,发现中皇山腰插着一把剑。于是她在插剑的地方埋了一只绣鞋。修建庙宇的时候,女娲和成汤王发生争执。成汤说是他先占下的地,有剑为证。女娲说,你看看见下面有我补天后埋的一只绣鞋。后来果然看到了这只绣鞋,成汤王只好很不情愿地将中皇山让给女娲^{[3](P10)}。这个传说中的女娲让人忍俊不禁,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会激动,会与人争执,“抢地盘”,充满了机敏智慧。

其实在涉县中皇山的娲皇宫里,普通民众也同样按照一个女人应该具有的生活来安排女娲的饮食起居。在这里女娲同人一样穿衣吃饭睡觉,有宫殿有坐骑;娲皇宫还专门建有梳妆楼。楼内的女娲像颇像个人间爱美的女子,含情多姿,手抚秀发,正在梳头。其左侧的梳妆台上摆放着镜子、梳头匣、胭脂盒等梳妆用品。在这里,女娲宛然是一个在下界安家,幸福生活的人间女子。

可以看出,在民间信仰中,人们对女娲的形象塑造愈来愈多地融入人格化的因素,她已经不再是神话中面目模糊的大神,而是美丽智慧的女子。这使得女娲不断接近人间,她作为“人”的形象清晰丰满起来。也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演变,消解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也导致在功利性极强的民间信仰中,人们对这个亲切可感的神灵的功能期待,从最初的生殖繁衍演变为充满功利性的多元诉求。

二、功能:多功利性诉求

乌丙安在其著作《中国民间信仰》中指出民间信仰的多功利性,这种功利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根据功利的需求,强行给他们崇拜的神灵增加职司方面。”^{[4](P9)}在最初的女娲神话中,女娲的核心司职是造人、化生万物和补天,这均是充满原始神性的功能,体现了女娲作为人类始祖母的绝对神力。这些功能在后世有所遗存,但却以更为实用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以生殖繁衍为中心,人们根据世俗生活的需要,把现实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诉诸“女娲娘娘”,祈求这个慈爱而万能的神灵总是能够在人们需要的时刻显灵,有求必应,以无边的法力来满足人们生活中的需求。

[收稿日期]2010-11-20

[基金项目]2010年邯郸市社科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邯郸涉县女娲民间信仰习俗研究”

[作者简介]马计斌(1958-),男,河北任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邯郸地方文化。

(一)从“造人”到“送子”

当年女娲抟土造人，创造了人类，成为始祖母，民间也就顺理成章的将女娲看成了生殖神。只是女娲本人不再是抟土造人或挥泥点成人的始祖神，而改作总惦念着天下苍生的苦乐，关心着人间的悲欢离合的送子娘娘。凡对一世行善、尽孝之人，都送子偿报，使之门旺族盛，香火不断。而孩子出生后，还可以把孩子的生辰八字祷告于女娲，求得一块长命锁戴在孩子的脖子上，让孩子在女娲保佑下成长^{[5](P19)}。如果说最初的“造人”神绩奠定了女娲作为生殖神的基本地位的话，后来的“送子”、“保长命”等行为已经是对民间繁衍后代、长命平安等功能性诉求的满足，是一位民间神灵直接而实用的功能表现。

(二)从“补天”到“庇佑家园”

人所共知的炼石补天神话表现了女娲重要的文化英雄神格，《淮南子·览冥篇》：“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燄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这个壮举是在维护宇宙秩序，突出表现了女娲在“末日性”宇宙浩劫时刻作为神所有的职责和神力，充满了崇高的意味。而另外一些补天故事则不然，河南西峡县的有个传说叫《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共工触倒了不周山，洪水遍及天下。女娲用五色石补好了天，但没有擎天柱。她看到儿女们在洪水中向她呼喊，不由得伤心地留下了泪水。一只大鳌驮着山走来，问女娲伤心的原因。女娲告诉了他。大鳌想了想，把自己的四条腿咬了下来递给女娲做擎天柱。女娲十分不忍心，就撕下自己的罗纱，帮助了大鳌的四肢，大鳌变成了四支鳍，大鳌游起来比以前更方便了。女娲用鳌的两条长腿放在东边，两条短腿放在西边，撑住了天，从此，形成了西高东低的地势，太阳便东出西落。”在这个故事里，女娲看到人们家园被毁，会心疼流泪，看到神龟被伤，会有不忍之心，人们对她补天的细节详加描述，强调了她庇佑人类的生存家园、为人们消灾祛难的功能。同时，这个神话也体现了女娲拯救人类、保护子孙平安生活的献身精神。于是在后世信众的心中，无论人们遇到什么灾难，女娲都会挺身而出，成为消灾祛难的子孙保护神。

(三)从“化生万物”到“创始社会”

在前文提到的女娲“化生万物”的神话中，女娲是作为自然性的神灵，发挥了创造宇宙秩序的功能，而在后世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女娲造六畜，制笙簧，作高媒，定寿数，规划制订了人类的社会秩序。

涉县当地传说中，说到女娲创造了人类，可是人间的东西不够吃。玉帝把天上的很多动物放到人间来养。人兽之间经常因为食物发生冲突。于是女娲就用泥造了鸡狗羊猪牛马。自打有了六畜，人们不仅有了充足的食物，还能帮人干活。自此，六畜就和人类相伴相生，共同生活到今天^{[6](P13)}。作于秦末汉初的《世本》当中，记载“女娲作笙簧。”河北涉县也有女娲造笙簧传说：女娲用雷神送的葫芦制成了第一个笙簧并教给人们制作笙簧和吹奏的技法。人们求爱不仅可以唱歌，还可以吹奏笙簧，人们的生活更快乐幸福了^{[7](P6)}。除此之外，《风俗通义》记载了女娲作高媒的功效：“女娲……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在河北中南一带还流传着女娲定寿数的故事^{[8](P17)}。

女娲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为人类创建了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秩序，满足了民间信仰对于神灵创世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有求必应的全能神灵

除了以上功能之外，女娲参与进了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她的行为导致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习俗的产生，她也随着神话传说的流传真正走进了民众生活之中，人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求诸于女娲。女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始祖母神，而是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女娲娘娘”。尤其是在女娲信仰集中的地方，女娲的功能十分丰富，人们娶妻生子、盖房治病乃至想要升官发财都要拜一拜女娲。女娲各种各样的“有求必应”，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原始生殖神的功能。而是逐渐朝着功利性、实用性的方向发展，体现了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征。

三、情感：伦理化投射

一般来说，原始信仰的情感投射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宗教性情感，一种是伦理化情感。宗教性情感往往是庄严、崇高的，表达了对神的无比敬仰甚至是敬畏。而在民间信仰中，人们对神的情感往往是亲近、依赖性的，有着鲜明的伦理化投射。人们把女娲描述成了慈爱宽容、和蔼可亲的母性形象，这种形象上的亲和使得人们对女娲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而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功能，更加强化了这种依赖性，这就导致在情感上，人们对女娲已不再只是原始崇拜式的敬畏，而是伦理化的亲近、信赖与顺从。

民间信仰的伦理化首先表现为与神“攀亲”的情节。认神灵为祖先是古代帝王最热衷的攀亲方式，而作为庶民百姓，很自然地从女娲造人的神话中找到了与始祖母的亲缘关系，他们亲切地称之为“老奶奶”、“娲皇圣母”，把女娲当做一个慈爱的母亲或者祖母，以子孙的身份向其寻求庇护与安抚，这种母子或祖孙的伦理关系，在情感上大大拉近了人们和女娲的距离，表达了人们对女娲强烈的亲近意愿，也为人们对女娲的信仰树立了现实合理性。

另外，在许多地区，人们会相信做了坏事是得不到女娲娘娘的护佑的，道德败坏的人连去朝顶仪式上祭拜女娲的资格都没有。因此，能否得到女娲娘娘的肯定，成为人们道德判断的准则。在河南西华县一群妇女还找到女娲，寻找破坏龙王神像的凶手^{[9](P154)}。可以看出，女娲对于人们的行，有积极的鼓励、有消极的惩戒、还有严厉的审判。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积淀中，女娲已经成为教子女清白做人的家长，人们对她有所敬畏，但更多的是亲近、依赖和顺从。

四、女娲民间信仰世俗化的典型意义

如上所述，女娲信仰经历了一个世俗化过程，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民间信仰的特征：将高高在上的“神”具象化为具备丰富人格的“人”，并以实用性为目的，将世俗需要投射在信仰对象之上。女娲民间信仰一方面来自于原始神格，另一方面体现了世俗观念对女娲原始神性的消解。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中，神的角色成分较少，更多的是“人”的角色：这些神仙和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七情六欲，灶王爷需要糖瓜来“甜嘴”，龙王爷会常常忘了下雨的时辰……同样，来自于远古时代的女神——女娲也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接受香火供奉的“娘娘”，人们有什么需要，就把需要投射于她的身上，通过供养、祭拜获得所需，并且传播着她有求必应、乐善好施的故事。

这种世俗化过程，消解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使女娲形象更为亲切、贴近生活从而更加深入人心。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宗教信仰多是通过神性的感召使人们敬畏，民间信仰则通过人性的渗透让与人们亲近。民间流传着许多土地老、灶王爷、龙王爷等神

(下转第18页)

不表达着对心灵的关怀,对真朴的守望,对自由的向往,对于大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指导意义,对于解决人类的信仰危机,建设和谐社会亦作用非凡。

[参考文献]

- [1]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吕氏春秋
- [3]史记·齐太公世家
- [4]国语·越语
- [5]杨炎正.水调歌头
- [6]庄子·渔父

- [7]楚辞·渔父
- [8]邓乔彬.唐宋渔父词的文化发展[J].文史哲,2009(1):140.
- [9]王国维.人间词话[M].
- [10]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1]全唐诗(卷429)[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 [13]宋史(卷485,隐逸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王云江]

Tang poems fisherman imagery of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CAI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Qualit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current hotspots in educational circles, among which cultural quality is the foundation. As th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poetry shows the strong national cohesion. At the moment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what we should do is worth pondering. This paper from the view of the fishermen images gives free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analyzes what 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oetry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quality education.

Key words: fisherman; quality education; realistic significance hermit

(上接第2页)

仙的故事,在很多民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常常和家里供奉的灶王爷、关公像等聊家常,为他们供奉美食。女娲在民间也是如此,通过形象的人格化塑造、功能的多功利性诉求和情感的伦理化投射,女娲走下了神坛,愈发可亲可近,千百年来活生生地存留在信仰者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这个层面上讲,世俗化在一定意义上使民间信仰得以保存和延续。

[参考文献]

- [1]“大母神”一词是英文 the great mother 的直译,或作 the Great Goddess,特指起源于父系社会之前的最大神灵,史前社会的

意识形态核心,原始信仰中最早出现的神。埃利希·诺伊曼·著.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2]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3][5][7]李亮,王福榜.女娲的传说[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 [4]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6][8]史镜.走进女娲[Z].涉县文物旅游局内部资料.
- [9]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王云江]

The Secularization of Nuwa folk beliefs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MA Ji-bin, CHANG Yu-rong, HE Shi-mei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superior Nuwa in the myth, with the air of manito, creates the world and gestates life. But in the impure folk beliefs, nuwa folk beliefs experienced a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Through the anthropomorphize of image-building, the personification of function demands and the ethics of emotional projection, Nuwa walked down the shrines, walked into the believers in the worldly life, the evolution process relatively typical displays the folk beliefs secularization of features. Meanwhile, The way of being of Nuwa in the folk finally determines the existing state and future evolution trend of Nuwa cultural beliefs,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Nuwa cultural beliefs.

Key words: nuwa beliefs; folk beliefs; secularization; evolve